



向秋天致敬

冯敏生

秋之辉煌，来自秋天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。

春天是秋天的第一个驿站，是秋天这部戏剧的开端，是画家绘画的起始之笔。当山峦上最后一抹残雪在人们凝眸间消失，迎春花绽开了春天的大门。小河边的青石头上，最后一块薄冰也悄悄地不见了，融入春水温柔的怀抱。几只雪白的鸭子款款游过，水面上荡起圈圈涟漪。春阳当头照着，山桃花开了，河边的柳枝露出鹅黄的嫩芽，在春风里摇曳。以村庄为圆心，田地四面八方铺展开去，一直延伸到眼睛望不到的山边。煦暖的春风中，一只只银亮的犁铧翻开春天的泥土，泥土的芬芳在风中飘溢。乡亲们一双双粗糙的手，在垄沟里播下一粒粒种子。春风中，父亲坐在地头，吸着一长管旱烟，烟火明灭间，一株株玉米破土而出，一株株高粱长出了嫩芽儿，蒜苗和青葱散发着清香。而

朦朦胧胧的秋天，仿佛迈着轻盈的步伐，在春天的戏剧里行走，在画家的笔下游戏，在沧桑的老父亲和乡亲们眸子里灵动。“是啊，是春天孕育了秋天！”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。他的腰弯成一张弓，他的背后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，碧绿碧绿，郁郁葱葱。

秋天路过夏天。夏天是热烈的，夏天时常会发脾气，有时赤日炎炎，有时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。但秋天历经夏日风雨的洗礼，变得越来越坚韧，越来越成熟。在热情似火的夏天，就连大自然的画家们，也会神采飞扬，在大地上尽情挥毫泼墨，使整个夏日变得绚丽多姿。田野上，棵棵挺立的玉米正露出一簇簇小红穗；又青又红的辣椒，真吸引人的眼睛；紫红的豆角点缀在繁叶青藤之间，带刺的黄瓜一天天变大，一串串硕大的西红柿倒挂在绿叶丛中，那诱人的清香，在徐徐的风中弥漫着。在暮色四合中，在月光星光下，村舍静立，树

影婆娑，远处的庄稼地绿色一望无际，翘望着下一个季节的丰盈。我想，夏天只是秋天戏剧的一个发展过程，是一种铺垫吧。

秋天是辉煌的。秋之辉煌，来自秋天的声响。有树叶婆娑起舞声，有玉米拔节声，有高粱和谷子沉甸甸的穗子晃动的声音，还有大黄豆蹦出豆荚的声响。在秋阳高照下，在天地之间，这些声响汇聚成恢宏涌动的波浪，演绎出大自然最为壮观的一曲曲乐章。

秋之辉煌，来自秋天的色彩。秋天的颜色是富有层次感的。站在高处俯瞰，无论无垠的大平原，高低起伏的丘陵山川，或者那层层叠叠的梯田，一道道青绿，一道道金黄，伴随着秋风相互渲染开来，交相辉映，犹如大地的波纹。树叶是金黄的，谷穗是金黄的，玉米棒子是金黄的，向日葵是金黄的，那一道道金黄的“海洋”，撼人心魄，令人心潮澎湃。在青绿与金黄之间，还夹杂着

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红。那是高粱的红，红辣椒的红，宛若一道道红霞轻落在田野里徐徐延展。若到了深秋，山峦上的树叶由墨绿变得金黄，苍松翠柏点缀其间，更有那红叶似火，红彤彤地燃烧到天边，加上山冈上夕阳的浸染，霞光与满山黄叶、红叶浑然交融，此刻秋天的大地上，流光溢彩，五彩斑斓，无限壮观。

秋之辉煌，来自秋天收获的喜悦。庄稼人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运回家，晾晒在打谷场上，农家小院里或者平房顶上，有的干脆串成串子挂在屋檐下。玉米棒子在秋阳的映照下，闪烁着迷人的金色光芒。红艳艳的辣椒也被采摘回家了，晒在院落里、台阶上、瓦楞上，或者串成一串串，挂在屋檐下，与倒挂在屋檐下金灿灿的玉米串子，红黄相间，分外耀眼。在农家院子里、果园里，还有红玛瑙般的大枣、红润的柿子、黑色的葵花籽，堆成小山似的红苹果铺展开来，染晒着秋色。乡亲们晒的是秋天丰收的果实，更是一幅幅绚丽的幸福生活画卷。

秋天的辉煌，来自大自然的恩赐，来自庄稼人的辛苦劳作。

秋天如此辉煌，我站在故乡秋天的原野里，向你深深致敬！

黄花缘

阳春

有一种花儿，清新、淡雅，看似普通却饱含深意。它是诗人笔下的美丽意象，是画家笔下的生动景致，千百年来，它的身上寄寓着人们细腻的情思和美好的期许。它便是黄花，又称萱草、忘忧草、母亲花、金针。

记得我8岁那年，暑假住在姥姥家。姥姥和二姑姑同住在一处院子。一天下午，勤快直爽的姑姑炒了一碗豌豆让我尝新鲜，还招呼我第二天早起和表哥一起去摘黄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在睡梦中便被表哥叫起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挎上筐子，顺着隐约的乡间小路，走向黄花地。太阳升上树梢时，有些黄花开始绽放了，二姑姑远远喊着我们收工，我一看，二姑姑已经摘了十多筐黄花，而我只摘了一筐，裤子也被露水打湿了。二姑姑笑着说：“能吃苦耐劳就是好孩子，长大一定会成为有出息的人。”听了二姑姑的话，我开心极了，大声说：“二姑姑，明天早晨我还要跟你儿一起摘黄花！”这是我第一次摘黄花。

一晃之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与黄花的情缘却始终延续着。现在我家地里还种着黄花，到了采摘的季节，父亲总是一大早就去地里忙乎了。母亲干什么事都要样儿，黄花收回来后，赶紧放到蒸笼里蒸，她也不怕热，会守在灶台旁，一直看着蒸笼里的黄花，以便把握

火候。黄花蒸好后，母亲会把它们一根一根捋顺，有序地摆在硬纸板上，就像是列队的战士，然后放在阳台上晾晒。我家的黄花菜品质和品相好，每年总有人抢着订购。遇到阴雨天，父亲也不再犯愁，会把刚摘下来的黄花送到附近的黄花收购站或加工厂，黄花不会像过去遇到阴雨天只能烂在地里。

前些天，我趁假日去地里帮着锄草，没干多久，汗水便如雨般不断滴落，又热又累之时，偶然抬眸，看到那朵朵黄花静静地盛开着，金黄色的花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如同金针灿灿耀眼，又似儿时母亲手中的温暖手帕。它们那么的宁静，那么的从容，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的勤劳、坚韧与包容。母亲的爱，就如同这黄花一般，淡然而深沉，始终给我注入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。

和我年少时一起去采摘黄花的表哥，如今被人们称为“护花使者”，经常深入到黄花田间地头，奔走企业和媒体平台之间，竭尽全力推动黄花产业更好地发展。“莫道农家无宝玉，遍地黄花是金针。”黄花，已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。

盛夏时节，黄花如海，牵动丝丝缕缕的回忆和温情。那片花海，年年岁岁，盛开心田。

西江月·巴黎奥运会

赵淑娟

奥运又燃战火，健儿齐聚巴黎。不负曾经汗水，且看拼搏英姿。五洲瞩目五环旗。传递和平宗旨。摘金超越是心期。喜听国歌又起。

赞女子十米跳台“双子星”（新韵）

齐桂林

谁家育此两精灵，
娇燕翻飞入水轻。
最是微澜研不透，
封神一跳世人惊。



秋日荷塘

汤青摄

弟尔（小小说）

侯建臣

“弟尔。”他喊。

“唔。”它应。

“弟尔。”他又喊。

“唔。”这一次，它晃着尾巴，跑过来，身子在他的腿上蹭着。

“啥事？”它其实没问，它抬起头来看看他，这是它眼睛里问出来的。

他看看它的眼睛，随即又把目光挪开了。

“啥事？”这一次它用舌头舔着他的手，它舔他的手也是在问他。

但他没说话。

明显的，他是有话要说的。可是他一直没说，只看着院子里的一个地方。

它也看看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他的目光，他知道。

他又看另一个地方，但随即就把目光移开了。他不知道他应该看哪。

他的目光其实哪也没看，他的目光停在他的那一句话上。

它也看他看过的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看。它没有看到啥东西。

它扭过头来看他的眼睛，他的话在他的眼睛里，但是藏在他的眼睛的某一个地方。它不知道他为啥要把那句话藏起来。

他一直看他的眼睛，他却再没有看它，只看四周。

他似乎把院子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完了，还在看。

他的目光在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飘，或者是漂。

它从没见过他的目光满院子飘，或者是漂。它的心慌慌的。

好长一段时间了，她只是长久地抱着它，不说话。

它看见，在她的眼中，有东西在闪。它的心有点疼，就一直舔她的手，把它心底所有的安慰都舔到她的手上。

这是个大院子。

院墙很高，红砖砌起来的。上面还绕了铁丝网，带刺的。院子外边那只喜

鹊的叫声滑滑的，溜溜的，但仍然常被铁丝网上的刺挂破。每听到喜鹊站在更高的树上骂，它就知道喜鹊的声音又被挂破了。它就忍不住要笑出来。

大门有门楼，门楼高于院墙。门楼上有横梁和屋顶，上面铺着灰瓦。门的横梁和两边嵌着镶着瓷砖。底色是朱红的，上面还嵌着对联，上联是“春风杨柳鸣金屋”，下联是“晴雪梅花照玉堂”，横批是“福地呈祥”。

院子是他和她的福地，自然也是它的。它叫他“弟尔”，她也叫他“弟尔”。

它是他们的宝，他们后来都把它叫成“弟尔”。

他叫，弟尔。它就跑过去，他会摸着它的头，一下一下地摸，直摸得它心里舒舒的，忍不住发出小孩子才会发出的声音。

她叫，弟尔。它则摇着头，屈了腿朝着她挪过去。它看到了她眼里的柔，便趴到她的跟前。她蹲下了，把它搂在怀里。

那时，院子很大。院子是它的世界，它可以朝着一只麻雀咆哮，也可以对一群蚂蚁发号施令。

他们给它备了“金屋”，设了高档食盆，还有玩具，还有被褥。当然，它吃得也很讲究，每顿都是他们专门备下的。

三

它终于感觉出了异样。

他和她出出进进，忙着搬运东西。还有一些生面孔，一次次进了院子，又一次次走出去。它看着，本能地想朝着那些生人喊几声，但看看她，再看看她，他们没有任何表情。它就没喊。院子里，一些东西扔出来，也不收拾，像是要被抛弃掉了。有好东西，曾经是她和她特别喜爱的，然而这时却都到了院子里，且随便扔着。它的心就感觉堵了什么，而它又不知道究竟堵了什么。

他们不看它，他们从屋子里走出来，走出院子。他们又从院子里进来，

来朝着它喊：弟尔，弟尔……然而没有，它只看到一片废纸被风吹着，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。

是几天以后，它出现在了这栋楼前。是她先看到它的，它发出了“呀”的惊叫，且朝着她跑了过来。“你是弟尔？”它舔了舔她的手。“你真的是弟尔？”它的嗓子眼里发出了以前常发出的撒娇的声音。她朝着楼上喊他，她说你快来看，谁来了！

它朝着她喊的声音的方向看，它还看她。

他出来的时候，眼睛里闪出了惊喜的光，但就那么一下，就隐去了。他说：你怎么……他要摸它的头，当它伸出舌头来要舔他的时候，他却把手拿开了。他扭过头的时候，说了一句啥话。然后掏出了电话。

它是从好远的地方跑来的。那天走的时候，它记着走过的路，记着那些树、那些河和沟。它记着经过的羊群的味道，还有一个又一个风口。

凭着记忆，它躲避着人群，躲避着其他狗的袭击，终于到了这里。感觉到这里有它熟悉的味道，它的脑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晕眩。

四

弟尔是被从那一栋楼房前拉走的。他说，弟尔去吧。那里也挺好。他们会对你好。这一次，他又把它叫成了“弟尔”。

弟尔看着他。弟尔不相信的样子，一直看着他。他摸摸弟尔，见弟尔看他，就把目光移开了。

他们会去看你……他的话涩涩的，让弟尔的心也莫名就涩涩的。

他让它上了车，它以为他也会上车，却听到门碰上的声音。它朝车窗外看，却只看见他的背影，朝了一个地方走了。

这车是陌生的味道，这人似乎有些熟悉，却也是那种曾经在那院子里感觉到过的味道。

它朝着窗外一直看，它扭过头去一直看那影子。他一直没有回头，却是转过一片树影就不见了。

它没有见到她的影子。它以为她就在那栋楼的门后边，会在突然间走出

来朝着它喊：弟尔，弟尔……然而没有，它只看到一片废纸被风吹着，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。

是几天以后，它出现在了这栋楼前。是她先看到它的，它发出了“呀”的惊叫，且朝着她跑了过来。“你是弟尔？”它舔了舔她的手。“你真的是弟尔？”它的嗓子眼里发出了以前常发出的撒娇的声音。她朝着楼上喊他，她说你快来看，谁来了！

它朝着她喊的声音的方向看，它还看她。

他出来的时候，眼睛里闪出了惊喜的光，但就那么一下，就隐去了。他说：你怎么……他要摸它的头，当它伸出舌头来要舔他的时候，他却把手拿开了。他扭过头的时候，说了一句啥话。然后掏出了电话。

它是从好远的地方跑来的。那天走的时候，它记着走过的路，记着那些树、那些河和沟。它记着经过的羊群的味道，还有一个又一个风口。

凭着记忆，它躲避着人群，躲避着其他狗的袭击，终于到了这里。感觉到这里有它熟悉的味道，它的脑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晕眩。

四

弟尔是被从那一栋楼房前拉走的。他说，弟尔去吧。那里也挺好。他们会对你好。这一次，他又把它叫成了“弟尔”。

弟尔看着他。弟尔不相信的样子，一直看着他。他摸摸弟尔，见弟尔看他，就把目光移开了。

他们会去看你……他的话涩涩的，让弟尔的心也莫名就涩涩的。

他让它上了车，它以为他也会上车，却听到门碰上的声音。它朝车窗外看，却只看见他的背影，朝了一个地方走了。

这车是陌生的味道，这人似乎有些熟悉，却也是那种曾经在那院子里感觉到过的味道。

它朝着窗外一直看，它扭过头去一直看那影子。他一直没有回头，却是转过一片树影就不见了。

它没有见到她的影子。它以为她就在那栋楼的门后边，会在突然间走出

大同工业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